紅樓復夢/07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二回　鳳姐兒轉生嬌女　梅海珠喜產麟兒

下一回▶

話說孟思美正要脫身，被眾人擁上公堂。族長們上前跪稟：

「這就是通同奸計的孟思美。」太守大怒，吩咐帶上堂來。眾人退立兩旁。黃其祖見孟思美跪在面前，連忙喊道：「我已直招，你也不必混賴了，快些供罷！」桂太守問：「那孩屍是那裡來的？」孟思美道：「小人因黃其祖計已定下，趕著去找，一時糊塗急切，找不出孩屍，只得將去年冬間出花兒死的小兄弟，埋了一年，久已枯乾，挖出土來，用破衣包好交給黃其祖。

今既破案，不敢謊供，這都是黃其祖指使的，只求開恩。」桂恕道：「將已埋兄弟挖出土來，已有應得之罪；何況聽人指使，拿去污人名節，強娶節婦，更為可惡。飛下簽去，先打四十大板，另行定罪！」黃其祖放了夾棍，跪在一旁。將賴氏帶上問道：「你同黃其祖可是從小兒花燭夫妻，還是再嫁的？」賴氏供稱：「是再嫁的。」桂太守正在問供，只見堂下捲起一陣旋風，直撲到賴氏身上，將他衣裙吹的亂響。兩旁站立多人甚為驚異。賴氏向上只是磕頭。桂太守問道：「你前夫是何處人？叫何名姓？做何生業？多少年紀？因什麼病身死？家中尚有何人？你是誰作主作媒再嫁的？」賴氏跪在地下抖作一堆，顫兢兢的說道：「前夫叫董三，是挑架子賣肥豬肉的，就住在村北蔡家莊，沒有父母兄弟。那年二十七歲，七月初三下半晚兒吃了些野蕈子，到半夜裡就不在了。因

黃其祖是常到家來買肉，素相識認，做人和氣，就托他辦的棺木，發送埋葬，都是他料理。後來他前妻不在了，丟下兒女無人照應，就娶我過來，已有四年了。」桂太守點頭問道：「你前夫這野蕈是那裡來的？你可與他也同吃？」賴氏道：「是黃其祖知他愛吃蕈子，找來送他的。董三瞧見很喜，趕著叫我給他收拾一大碗，他吃了個乾淨，我一點兒也沒有嘗著。」桂太守笑道：「你同黃其祖串通尋來毒物，將他謀害，以遂你們心願。董三陰魂含冤五載，今日現已到堂申訴，你還敢花言巧辨？」吩咐套上拶子。兩邊齊聲吆喝，神鬼皆驚，不必收得繩索，賴氏喊叫情願實招。桂太守吩咐放下刑具，令其細講。賴氏將黃其祖與他通姦情密，難以分手，起意謀死董三，以圖久遠，知他愛吃野蕈，囑令黃其祖尋找毒蕈將他致死，無人知覺，自家作主嫁到這邊，鄉約地鄰不敢攔阻，現因設計害人，反破了己案，從頭至尾招供一遍。桂太守帶上黃其祖，此時亦難抵賴，也只得實招商同謀害。

當堂各畫供招，上了死囚刑具。孟思美亦上了刑具，都發交縣裡收禁。一面飭委縣尊，前去將董三屍骨起出蒸驗是否受毒身死，有無別傷。吩咐用鼓樂轎子送節婦何氏回家。孩屍仍飭孟思美領埋，無乾省釋。桂太守審畢退堂。何、黃兩家親族高叫青天太守，一齊磕頭叩謝。眾人擁著何氏轎子抬出府，轅門前面鼓樂喧天。此時滿城中都知桂太守秦鏡高懸，申冤理枉，驚動四城男女趕著來看何節婦。那些婦人女子見何氏如此光榮，老幼十分欣羨，彼此互相激動：「凡為婦女總以名節廉恥為重，神人欽敬。越是窮家小戶，偏要爭氣，守身自愛，方為苦節，真是飲糞茹荼，臥冰擁鐵，九死一生，千磨百折，歷人世萬不能一日可處之境，心甘如飴。這是咱們婦人中之仙佛。」眾人點頭，都說：「甚是。」何節婦坐在轎內，聽見紛紛議論。出城來所過村莊鎮市人人贊歎。到家後，鄰里親族男女盈門，都來問好。柳緒亦來探望，才知黃其祖同賴氏污人不成，反破了五年前大案。正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自此柳太太頗同何氏往來，十分欽敬。那縣尊太爺次日去蒸驗董三屍骨，果是中毒身死，並無別傷。填明屍格詳府定案。桂太守提案復審，俱各供認，俯首無詞。案無遁飭，按律將賴氏問擬凌遲，黃其祖問擬斬決。孟思美照開棺棄屍之例，擬絞監候。詳請節度衙門提請部覆。那胖黃不但大失所望，倒將兒子、媳婦破了大案，趕著多將銀錢送進監去，裡外照應。黃其祖寄信出來，叫他母親拆變些地土，到節度衙門去上下打點，可以保全性命。胖黃聽說，忙同二女婿商量，帶上幾千銀子，星夜到省，各處打聽門路。誰知這位節度大人更是位鐵面冰心的，不但一絲動他不得，抑且耳目最長，時刻訪拿招搖撞騙與那些夤緣鑽刺之人。胖黃同二女婿張大勇百計千方找著節度衙門有名的老吏，再三相懇，不惜錢銀，只要留得他們性命。那老吏直絕峻拒，不敢舞弊。

真是吏行冰上，人在鏡中。胖黃們無法可施，白住了個數多月，空花了好些銀兩，只得收拾回家。盡將銀錢在監中使用，黃其祖夫妻兩個倒落得快活，因花了大錢，夫妻們仍住在一處。黃其祖見賴氏比在家時分外標緻，兩人不分晝夜，極意尋歡取樂。

在監中不覺兩月有餘，正是十一月天氣，夜長日短，兩口子起來梳洗完畢，已是晌午時候。剛要吃飯，誰知節度衙門行下部文，桂太守接著飭委營縣走進監來，將黃其祖同賴氏五花大綁，騎上木驢，兵役劊子圍著驅赴法場，分別凌遲、處斬。那些看的男女，人山人海，無不失色驚畏。那個有年紀的說道：「為人總要良善安分，不可妄作妄為。若是犯了王法，那怕你有錢有勢，長的標緻，都是無用，救不來性命。你們時刻想著黃其祖夫妻今日光景，王法可畏，自然不敢妄為了。」眾人點頭稱是，彼此勉勵，俱為安分良民。胖黃趕到法場，業已決過，只得慟哭一場，將他夫妻兩個屍首、肢體並做一堆，裝在一口棺材內抬去埋葬。在家中做了幾日道場佛事，又在各廟唸經，廣為超度。自此以後，胖黃家業日漸凋零。黃其祖的兒子又不成器，所有牛驢田地化為烏有，此是後話不提。且說柳緒自得馮佩金，閨門中多一知己，說不盡夫妻三人的那番恩愛，真是形影相依，婦隨夫唱。柳太太又添了個孝順能乾媳婦，心中分外歡喜。一切家務都交給兩個媳婦經營料理，自家落得晏起早眠，焚香念佛，閒暇常同黃秉禮的何氏節婦往來，談講些閨門則訓。

這柳緒鎮日唸書，將巡緝海盜之事托馮富、包勇二人經理，他全然不管。讀書之暇，跟著佩金、寶書學些使槍舞劍的工夫。

馮富見寶書氣力日增，心中歡喜，教他各樣武藝，越學越精。

過了些日，桂太守將桂堂送來柳家，同柳緒講求舉業工夫，作詩論文之外，兩個嫂子傳授他十八般武藝。誰知桂堂看他是個美貌書生，那裡知道他天生神力，不拘什麼武藝，一學就會，專使一桿銀槍，使的甚為精熟。佩金們十分親愛，猶如同胞手足一樣，盡心教道。時當草枯獸肥之際，柳緒稟明母親，十日一次，領著寶書姐妹、桂堂、馮富、包勇，還有些精壯莊丁、小子架鷹牽犬，各執器械弓箭，馬步一群，就在左近深山峻谷打獵、防緝匪盜。每次得的飛禽走獸，分送至親好友，習以為常。柳緒近來十分膽壯，就遇著虎豹也漫不經心。那些左近村莊，俱無狼虎盜賊之患，深感柳家大德。柳緒從不輕意去見太守，倒是柳太太婆媳們不時往還。金夫人帶著蟾珠亦常到柳家探望，彼此深相契合。後由桂太守處接祝府來信，知珍珠不死，尚書業已安葬，種種一切事務。從此賈、祝、薛三家書信往來不絕，時通音問，雖相隔萬里，猶如咫尺一樣。佩金、寶書同

賈、祝兩家做了個閨門中的神交知己。夢玉聽見桂堂、柳緒跟著佩金們學習武藝，心中十分羨慕。自度歲之後，過了新正，將梅春接了來家，除讀書作文之外，每日與掌珠們這些閨中姐妹盡心習學弓箭。奶奶、姑娘們倒也練的得心應手，百發百中，技藝精熟。

這日正是二月十二，百花生日。祝筠在意園請客，給花神祝壽，並慶賞牡丹。祝母同竺、鞠兩親家請了些至親太太，亦在如是園賞花飲酒，又到箭道里看夢玉夫妻們同著各堂姑娘射箭，十分歡樂。只有石夫人同海珠現已臨月，各在房中靜坐。

是日晌午時候，石夫人靠在炕上朦朧睡去，見周婉貞鳳冠蟒襖，由外面匆匆進來，笑道：「我來報答母親。」說著，一跤栽在身上。石夫人驚醒，業已腹中發動，幸而紫簫在旁，見此光景，趕忙知會各堂料理生產。此時四堂姑娘都可支持管事，聽說石夫人發動，將要臨盆，一面去回老太太，一面選派老成媳婦們前去伺候照應。不多一會報說：「石夫人生了一位姑娘。」舉家歡喜。祝母吩咐致遠堂、六如閣兩處焚香點燭。命九如、汝湘分去磕頭。眾人正在忙亂，忽然海棠院來報：「東大奶奶一時轉身不及，生了一個哥兒。」祝母聽說，樂的張著嘴半日合不攏來，只是用手亂指。祝筠同桂夫人得了長孫喜出天外。正值內外賓客滿座，歡聲四起，柏夫人們無不倍常歡喜。夢玉聽說生了兒子，驚的舉止失措，躲來藏去，羞見眾人。那些太太、奶奶偏要找他道喜，惹得祝母同柏夫人甚是好笑。今日姑姪同生，真是難得。桂夫人笑道：「若是挨到明日十三，是珍珠生日，將來姑嫂娘兒們又好吃麵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原來珍珠是明日生日，去年咱們家裡做了一年熱鬧生日，今年都在服中，不拘是誰，一概不准做生日。過了明年，再照常吃麵。現今我得了長曾孫，又多添一代，乃人生最大的一件喜事，不能不做個滿月。」桂夫人答應。祝筠進來給老太太磕頭道喜。祝母道：

「恭喜你夫妻得了長孫，咱們家裡又多添一代。只可惜你三妹子偏生個女兒，這真是美中不足。」祝筠道：「兒女總在命中，不能相強。現今沾母親福庇，接次添丁，從此子孫自然興旺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總要存心忠厚，敬天畏法，所作所為必須和平寬厚，廣為善事，培養子孫。我自得了夢玉，時刻留心，三不知的做了多少好事，仰蒙神佛保佑，去年又得夢金，今日又得曾孫。我從此更不敢有負天恩祖德。願你們學我做人，自必仰邀天佑。」祝筠夫妻同柏夫人都齊心答應道：「兒子媳婦們謹遵母親慈訓。」祝筠道：「曾孫求老太太賞給名字。」祝母想了一想說道：「今日賓客滿座，乳名就叫賓哥罷。將來寄在你孫女兒寶釵跟前為子，學名就是寄生。你三妹子的女兒，寄與你大妹妹，順著他兩個姐姐取名，叫個寶珠罷。」眾人都贊命名俱好。祝母吩咐：「趕著寫書子通知松、賈、王、薛、桂、柳這幾處，賈、王兩處專人去請。並將秋琴夫妻接他回來。」

祝筠連聲答應。柏夫人道：「前日松大哥書子上提起吳家的回去，知道三妹子同海珠們俱要臨月，他們十分惦記，今很湊巧，就趕著寄回信去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前日剛發二兄弟同柳家的回書，早知道多等一天，只消信上添寫一笑，又省得別寫。」

祝筠道：「時常書信往來，現成的師爺，寫寫也不費事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你去陪客，趕著料理髮信。」祝筠答應出去。這會兒男親女眷紛紛都來道喜。柏夫人們東西兩宅分開陪客。

本宅的姑娘、嫂子，向有章程，各有職事，毫無一點慌亂。門前轎馬如山，裡面安閒如故，並無雞鳴狗吠，兒啼女哭之聲。

一連幾天熱鬧。過了洗三，因夢玉得了長子，此番送蛋比夢金又加一倍，市上鄉里蛋都賣絕。那賣蛋販子各路趕緊去收，你爭我奪，搶著送來。祝府裡派了金映專管買辦雞蛋。見凝秀堂的圖記片子，要取多少就得按數點發。這回喜蛋直鬧的不知數目，那些跟來的男女下人，吃了不算外，誰不拿一二十個回去。凝秀、芳芷兩堂姑娘各顯手段，除染五色喜蛋不算外，又各描金彩畫，不一而足。五天之後，各處送完染好喜蛋，尚剩數千無處安插，那金映不知，還在發狠收買，兩日不見凝秀堂來取才著了忙，走到垂花門打聽，周大奶奶想起道：「哎喲！前日發出片子，回說不要蛋了。我因忙亂忘了知會你，快些拿去止住，不必再買。」金映道：「罷呀，我的老太太，你遲發兩天，叫我多買了幾萬。這是怎麼說呢。」周大奶奶笑道：「多的留著同你嫂子慢慢去吃。」金映笑道：「就吃一輩子，也要不了這些。」廖家的笑道：「你不用著急，一會兒我去同姨娘們商量，出個主意，給你安插掉那幾萬蛋，著什麼急呢！」金映再三稱謝，出去檢點。廖嫂子等到下午諸事稍靜，偷空兒去找李姨娘說話，遇著芳芸往怡安堂下來問道：「廖大奶奶到那兒去？」廖家的答道：「金映剩了幾萬生蛋，難以退還，去找李姨娘商量怎樣安置。」芳芸說道：「不用商量別法，三太太生的寶珠姑娘，已過了六七日，兩眼緊閉不開，只是啼哭，醫生老爺們想不出一個良方。剛才老太太許下要放一萬生靈，保佑寶姑娘睜開雙目，你叫金映趕著將蛋交行賤賣，我去回太太，明日派他同茗煙專辦放生東西。他那些雞蛋不敷的價值就可以開銷在放生帳上，這又何難呢？」廖家的點頭，趕忙出去知會不提。原來石夫人生的寶珠品貌甚好，只是雙目不開，日夜啼哭。

祝母急的無法可治，各處求神許願，總無效驗。石夫人心中氣苦，將他交奶子謝媽，也懶得瞧他。祝母們恐他氣出病來，不住的相勸。石夫人見過了十來天總是如此，想來

是胎裡瞎子，醫治不來，氣也無益，也只好隨他去罷。那賓哥兒的奶子，原來就是鄒潤的媳婦，因養了個頭生孩子不到兩月丟掉了，空著身子，奶又極好，今見玉大爺得了哥兒，他情願充當奶子。老太太們見他人也乾淨去得，准他的好意。奶了十多天，賓哥兒日換一日，出脫得十分光彩，真是海棠院出了個寶貝，不拘是誰，忙裡偷閒的要來瞧瞧賓哥兒。更有那各堂姑娘們，比身上的肉還要心疼，睡夢裡都是惦記。那夢金的奶子楊嫂子瞧著不覺有點醋意，幸而夢金將及半歲，長的像個耍孩兒似的，人人歡喜，楊家的也還十分揚氣。只有承瑛堂生了這瞎子姑娘，未免有些冷落。並非人心勢利，亦情理之所必然。這日，楊嫂子抱著夢金在海棠院逛了一會。翠翹接著夢金道：「咱們到承瑛堂瞧嬸子去罷。」金鳳道：「真個我也要去請安。」隨拉著楊家的三人同去。走出院門，見五福、江蘋、宜春、芍藥站在甬道上說話，看見夢金都走過來聞了一會。宜春道：「你們要到那裡去？」翠翹道：「咱們去瞧三太太，你四個橫豎閒著，也同去走走。」江蘋們點頭，一同說笑進了承瑛堂院門，見秋雁匆匆出來。翠翹問道：「什麼事走的這樣著急？」秋雁見他抱著夢金，十分得意，心中有些不樂，答道：「姑娘們都是紅人兒，到這院來消遣咱們開個心兒。」金鳳道：「仔嗎姐姐今日說這氣話？咱們都是一樣的人，隨老太太派來派去，有什麼紅的白的。也是各人時氣，誰還方著誰來不成？」楊家的道：「咱們去罷，別站在這裡惹氣，白饒不值。」秋雁道：「本來快些轉去，別沾了咱們這裡的喪氣。」五福道：「真個今日秋姑娘不知那裡來的滿氣，咱們點子低，遇著了你，來也不是，去又不是，這是怎麼說呢。」秋雁正待回言，只見汝湘走來問道：「姑娘們紅著臉，在這裡動什麼氣嗎？」楊家的就將剛才說話訴說一遍。汝湘笑道：「三太太正在心煩，一會聽見倒要多心，都別言語，同著我進去逛逛。」楊家的道：「抱著哥兒一同高興來瞧嬸子，好沒因兒的，惹了一回氣。這會兒跟大奶奶走，橫豎沒有亂兒。」汝湘笑著接過夢金，抱在手內，一群都來給石夫人請安。芳芸、紫簫又各爭抱玩耍。石夫人瞧著夢金未免心動，止不住掉下淚來。汝湘將夢金放在石夫人懷內，說道：「快些勸嬸子別發煩，我就是兒子，等著抱孫子罷。」石夫人被夢金將兩隻小手兒捧住臉，倒來親熱，甚覺解頤歡喜。

姑娘們輪著抱了寶珠一會。汝湘同芳芸、紫簫故意逗著石夫人笑話。正在熱鬧，垂花門聽事嫂子送來知會：明日二十六日，去掃祖墓；二十七上新墳；二十八日清明，本宅宗祠祭祀。芳芸們看畢，各書」知」字。聽事嫂子剛出院去。接著又是一個知會片子送來。紫簫道：「又是什麼？」接來一看，上面寫著垂花門為知會事：榮府賈太太業已船抵碼頭，奉介壽堂傳諭，各堂奶奶率領職事姑娘俱齊集崇善堂迎接毋誤。石夫人聽見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你們快些去。」汝湘們折身就走。剛到怡安堂甬道，見惜春、修雲、掌珠、秋瑞、九如領著些花枝兒似的姑娘們一堆兒站著等候，彼此相見，都往垂花門來，

走夾道里，到崇善堂等候。裡面柏夫人、桂夫人、竺、鞠兩太太同姨娘們，各家嫂子伺候著在景福堂迎接。不一會，夢玉、梅春先下牲口，扶著王夫人轎子，由夾道抬到崇善堂院子裡下轎。後面接著平兒、寶釵、探春、珍珠一齊下了轎來。惜春、修雲先請太太安，掌珠們跟著請安，眾姑娘們一齊跪下，王夫人趕忙扶住。等著寶釵們相見完畢，惜春同平兒多年不見，姑嫂悲喜交集，另行拜見，彼此說不出當年心照不宣的那些話來，只得同流了幾行多情眼淚。侍書、入畫勉強過來給璉二奶奶行禮。剛跪下去，平兒趕忙扶起說道：「想不到又在這裡見面，兩位姐姐都好？「平兒說畢，轉身一面走著，略同惜春們說了幾句。只有寶釵、探春、珍珠三人忙極，一人回答一句還答應及。寶釵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錯了主意，前日渡江該去找著龍王爺，煩他的如意匠給我在兩邊臉上、腦袋上、脊樑上安些眼睛，再多開出幾張嘴，好到這裡說話，不然一張嘴那裡來得及呢。」王夫人們一齊好笑。剛到垂花門，老姐妹又敘寒溫。寶釵、珍珠、探春給母親請安，都到景福堂見禮。略歇了一歇，請祝筠進來道喜。

並致謝新年送禮。祝筠出去。王夫人們竟到介壽堂拜見祝母。

這位老太太倒像有十年不見，說不盡那番親熱。先敘了些家常說話，這才說起將賓哥兒給寶釵為子，取名寄生，並寶珠雙目不開，日夜啼哭的話，從頭說了一遍。王夫人給王、薛兩家代請安道喜，說道：「姪媳連接兩信，原要趕著就來，因祠堂春祭，就接著先上過清明墳。探春、珍珠初次到家，到親族家去拜望，又等璉二奶奶料理了家務，交給珠兒媳婦帶著友梅、巧兒在家照應，這才趕著起身。若說寶珠姑娘雙目不開，那很容易，一治就好，不值什麼。」祝母搖頭道：「請了多少有名的兒科大夫，都說是胎裡瞎子，醫不好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姪媳有個仙方，專治胎裡瞎子，手到見效。」祝母笑道：「一會兒倒要請教你的仙方。」王夫人點頭道」我先去看了孫子，再去給姪女兒醫病。」祝母大喜，陪王夫人到海棠院見海珠，彼此道喜問安。鄒家的抱賓兒過來給奶奶、繼母、大媽、姑姑磕頭。王夫人同平兒、寶釵們見寄生品貌端莊富厚，歡喜之至，各在胸前解下八寶長壽赤金鎖、福壽雙全白玉鎖，給寄生帶在頸上。娘兒們抱了又抱。王夫人對夢玉笑道：「你這一生動頭，將來比郭子儀的兒女只怕還要多幾倍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如今有了兒子，要拿出做老子的樣范兒來，別動不動就哭起來，叫兒子女兒們瞧著笑話。」祝母們都一齊大笑。王夫人坐了一會，叫夢玉領著毓哥兒、慧哥兒出去致謝，剛才來接的各位老爺、師爺、清客、伙計各處都要走到，轉來到承瑛堂給三嬸子道喜。

夢玉答應領了出去。王夫人們跟祝母慢慢到承瑛堂來，姑娘、嫂子前後跟著一大陣，走了好一會，才到承瑛堂。老太太們到石夫人屋裡，王夫人道：「我先醫好寶姑娘眼睛，

再給妹妹道喜。」在謝奶子手內將寶珠接了抱在懷內，看他閉著兩眼，不住啼哭，王夫人瞧著十分感歎。將左手在頂心上輕輕拍了三下，對著他耳朵低聲叫道：「鳳姐，我在這裡。」真說也奇怪，寶珠猛然睜開雙目，看著王夫人笑了一笑。平兒、寶釵、探春、珍珠不勝傷感。祝母同石夫人、柏夫人、桂夫人一齊驚喜非凡。

眾人大樂，趕忙出去通知祝筠。舉家聽說無不齊聲念佛，歡喜之至。石夫人十分感激，就在炕上拜謝。平兒們給三嬸道喜。

夢玉領了毓哥弟兄進來道喜磕頭。石夫人將這幾天的悲苦化為一腔歡喜，登時病都好了一半。祝母吩咐：「在介壽堂給賈太太同璉二奶奶接風。寶姑奶奶們隨他姐妹到如是園去賞花吃酒罷。」聽差的答應，趕忙知會凝秀堂辦備酒席。平兒、寶釵、探春、珍珠順著各堂都走了一遍，連職事姑娘屋裡亦去探望，末了兒到安和堂覺著很有些勞乏。平兒對珍珠笑道：「尊居實在地廣人多，叫我們一日拜完真是來轉不及，倘有疏漏之處，求姑奶奶轉致，容我專誠補拜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本來不敢勞親家太太拜望，窪居淺陋，有污玉趾。」寶釵對平兒道：「你少同珍丫頭說話，他的那張嘴，是在龍宮裡水磨過來的，什麼人兒也說他不過，倒不如同惜春妹妹敘談離況。」平兒笑著點頭，正待說話，只見那邊有人來請。不知請作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